

无尽意

一夜水石相搏，不止不休，枕上鼓钟将将，丝竹并奏。疑是山神摆驾，渡河娶妇。疑是水国王孙清宵兴起，率领一众鱼龙虾妃，张乐于大荒之野。又疑是风雨大作，石浪滚滚，摧山裂岸。好奇心大起，几次准备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，披衣出门去看个究竟。终究还是忍住了，知其必不然也。人睡前，在寨子里看过乡间艺人演绎的黄梅戏《花亭会》，折回住所途中，曾坐在龙潭溪边吹晚风。其时天上星辰闪烁，只只大如杯碗。一镰淡月徘徊在山谷之间，像旧年画上福禄寿三星修长的白眉毛。山中的夏夜，虫嘶蛙唱，安宁美好，丝毫不见山雨欲来或神鬼出没的迹象。想起南齐孔稚珪把庭中蛙鸣当作两部鼓吹的典故，以为龙潭溪横陈耳际，欢然击石作歌，砢砢訇訇，浏浏罗罗，也不亚于两部好鼓吹。

结庐临水石，群峰作围屏，龙潭古寨中的原住民得祖先荫庇，长住此般清凉胜境，流水声中过一生，真是好福气。我偶然来寨中歇一夜，置身于绿苔茵茵的古民居中，脚抵青山，头枕清溪，在星月下听水而眠，也是有福之人。人生如逆旅啊，谁不是行人？在人间行行复行行，一晃就是数十秋，待到鬓生二毛，容颜与心俱苍，才明白有福当享，有福当惜，有福当敬。

村寨入口处有一座石拱桥，枫杨掩映，石色苍黑，建于清代乾隆年间，是三百年前的旧物了，恰好以五福为名。先民有“五福四并”之说。所谓五福，一曰寿，二曰富，三曰康宁，四曰攸好德，五曰考终命。大致是平安吉庆，既富且寿，留美德于人间，最后得以善终的意思。所谓四并，良辰、美景、赏心、乐事四者同时遭逢。很显然，得四并并不难，姿态放低一些，欲求减少一些，世间处处有良辰美景，人生时时有赏心乐事；得五福却不易，往往有德者不富也不寿，往往多寿者则多辱。

梦里一遍遍过桥，一遍遍过桥，一遍遍过桥。老是听见一个苍老的声音殷殷相劝：“喂，公无渡河。”然后又听他啪啪拍大腿声，懊恼叹息道：“噫，公竟渡河。”梦中人不是不听长者之言，只是身如风中鸿毛，渡而返，返而渡，飘飘荡荡，完全由不得自己。

梦中也做不得主，人间诸多事，更是常常由人不由己。

据说，龙潭寨的胡氏先民，于元末明初的某一年，被朝廷带刀持剑的官兵呵斥驱赶着，被迫变卖田地家产，背父驮母，挈妇将雏，自江西瓦屑坝往大别山深处迁徙。他们辗转来到今天的太湖县汤泉乡龙潭村，看中这里的青山翠屏，爱上这一条淙淙流淌的山溪，于是逐水结茅，开荒垦地，在此地立下脚扎下根。溪

中有一块巨石，石皮上天然生就一幅图案，形如盘龙，色如白蜡。溪中又有一水潭，深数丈，干旱时取潭中一瓢水祷雨，颇灵验。胡氏先民因而把这条溪命名为龙潭溪，村寨也以龙潭为名。

七百年过去了，龙潭寨的胡氏子孙开枝散叶，瓜瓞绵绵，已经繁衍数十代。几十代人接力辛勤耕耘，精心营造，龙潭寨才有了今日葱茏的田园、葳蕤的大木、成片的古民居和黑色琴键般的石板路，才有了今日的洞天福地。黄昏时分进村的时候，看见龙潭寨人家的门楣上，或镌“安定家声，苏湖世第”，或刻“教衍苏湖”，以示不忘祖先来处，不忘根本。又看见几个穿碎花布裙的小丫头，在村头雀跃玩耍，脸上泥浆如地图，纯真可爱远胜城中同龄人。她们得天放。

梦后再无梦，一夜安睡。

清早六点不到就醒了，拉开窗帘，山野的气息奔涌而来。晨雾的气息，茅草的气息，青杏的气息，枇杷的气息，菖蒲的气息，枫杨的气息，清鲜而生猛。深吸几口，精神为之大振。起来溯溪而上，散步拾景。

溪水至清，水中多古柳、老枫杨、石菖蒲、大石和锦鲤。建于清代中期的江西派古建筑群倒映其间，随波微微晃漾，似风吹古画。几个妇人在溪边洗菜，或者捶衣，笑语如珠露，丁丁当当溅入水中。小溪对岸一户人家的青砖烟囱，已经升起袅袅柴烟。山寨好风色也，好在清灵明秀，好在天人合一，好在自然而然，无一丝斧凿之痕。

途中果然看见那块传说中的龙图吉石，蹲在溪流之中，黝黑如墨染，石侧天生一条虬龙，形状一如明清显宦所穿团龙补服上的龙，龙头、龙眼、龙身、龙爪、龙须、龙尾皆栩栩然。注目久之，那龙似在蠕蠕而动，欲腾空飞起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形，龙潭溪中果真有龙乎？

又行二里许，转过一个山嘴，在渐近山巅处遇见一大片竹林。林中枝叶隐天蔽日，竹簌纷然，细雨飘忽如蒙丝烟。以为下雨了。伫立林间稍作歇息，忽然听见水落深潭声，这才明白不是雨，而是瀑布飘来的水雾。再转过一个山弯，望见一挂瀑布如素练脱轴，高悬二百尺崖壁之上，又如白龙吟啸，轰隆隆射入碧潭之中。崖上草木为劲风所挟，东摇西摆，飒飒作响。

瀑名响水崖，崖边有诗，虽不甚工整，词句却也不俗。诗云：

九霄之水挂人间，坠向幽涧乱壑边。

半壁青氤腾雾霭，一刀白练断山岩。

玉垒森严关不住，龙吟深涧欲冲天。

昨天在寨中吃晚饭的时候，就听说此地人家有古风，世世代

C

月光城 散文

此间好

储劲松

代崇文尚诗，家家户户有诗人。就连一生围着锅台打转的七八十岁老太太，也能即事名篇，托物咏。心下思量着，这首诗大约就是村寨中人的手笔。

坐在响水崖下，暴雨潇潇湿我头面，水风猎猎鼓我衣衫，白水青林养我眼目，清凉甚也快活甚。远远看见一位婆婆老者，在山道上缓缓而行，青衫白发，腰缠葛藤，葛藤上插着一把弯刀。起初怀疑是老神仙，后来又怀疑是昨夜梦中的劝渡人。

此间好，无尽意。

齐山高

齐山青兮，苍苍翠微横陈，霭霭秀色连娟。山下的平天湖一泓澄碧，如同挂在池州颈项间的玉坠。在平天湖畔左右盘桓张望，遥见齐山大大小小十余座峰岫，似青鸾破云出巢，纷纷扑我眉宇。

齐山奇兮，寿藤交缠，老木丛错，峥嵘石骨集奇撮胜，形状布置也如天上九朵芙蓉花，古来人称小九华。池州人真是豪阔，轻轻巧巧将偌大个九华山，折叠缩微，移作城南可观可玩的盆中小景。

齐山高兮，主峰不过八十余人，本来谈不上高耸，但山峦攒簇，云气出没，也有崔嵬绵亘之势。更兼杜牧、张祜、包拯、岳飞、朱熹、张栻、杨万里、王守仁这些先贤，曾经登览斯山，幽赏烟霞，题诗刻石，齐山文气挹江吞云，直冲九重霄汉，巍乎高哉。

当年我尚年少，在江北的安庆城读书，课业之余，每每于暮云四合的黄昏，坐在芳草萋萋的江堤上，隔着浩渺之水痴望池州。江对岸就是传说中的杏花春雨江南，那里有李白反复吟哦的秋浦河，有杜牧一咏三叹的杏花村和齐山，有平天湖、九华山、九子岩、牯牛降诸名胜，艳羨甚。其时安庆与池州之间的长江大桥还没有影儿，过江靠的是轮渡，我在大别山中长大，生性喜山怕水，哪怕坐轮渡也会眩晕欲呕，故而望江兴叹，咫尺如同千里，三年中竟然未曾踏入池州半步。此后许多年，多次路过池州，偶尔因事短暂驻留，也曾上过九华山和九子岩，却从未有暇一探齐山幽秘。今春为杜牧写晚岁小传，重温杜牧文集和年谱，读到他写池州尤其是齐山的诸多名篇佳什，早年的向往如同蛰虫被春雷唤醒。心中暗道：齐山何其近，不过三百里；齐山何其远，迢遥天一方。

念兹在兹，必能通灵。甲辰之夏，池州友人折简相招，我出山过江，赴齐山之约。

当日正是夏至节令，梅雨欲来，天大热，汗出如豆又如浆，与诸友一鼓作气登上齐山之巅。伫立在翠微亭前，友人为我指点长江在何处，秋浦河

在何处，杏花村在何处，九华山在何处，平天湖昔日在何处今日又在何处。山风吹怀，松篁飘萧，古池阳的城池人家、亭台楼榭和山水风物，放眼一望收，清艳甚，也痛快甚。忽然想起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诗句“江湖秋影雁初飞，与客携壶上翠微”，以为应当拎一壶池阳老酒来，在山巅临风把盏，讽诵古人诗章，一诵一挥觞，方不负如此江山胜概。当年，张祜自丹阳溯江而上，来访池州刺史杜牧，此前以诗代笺，预订相会之期。二人初次相识却倾盖之交，携手陟齐山，头插菊花，手引浊醪，诗酒唱和，抒性情，写胸臆，吐难平之意气，并题郡望姓名于石上。其时，两人都不如意，但欢会风度并不减谢安的江左风流一分一毫。我辈文章与功业虽然远不及古贤，但有齐山相佐，有美酒襄助，衣袖似也可以翩翩然。

山中多石峰石洞石壑，都是石灰岩石质，嶙峋苍黑，风雨将其雕镂得千疮百孔也千奇百怪，如剑如戟，似楼似塔，若帆若舟。岩壁上随处可见古人题刻，宋人和明清人手迹尤多。寄隐岩上，包青天所书齐山两个擘窠大字，隶书有篆意，融楷法，清劲朴茂，敦重端方，一如其为官为人。记得北宋魏泰《临汉隐居诗话》记载，池州齐山石壁上，有刺史杜牧、处士张祜题名。此行遍寻不见。池州友人说，石灰岩是一种沉积岩，易风化，随时在剥落残泐，唐人石刻早已化为齏粉。怅怅久之。

尤其喜爱明代的一方刻石，上书百余字：

大明嘉靖元年十一月下瀚日，湖广布政司右参议王子谟，直隶徽州府推官、前河南道监察御史贾启，因池州府太守、前礼科左给事中、田赋推官郭汝湜招饮，是日主宾情洽，羯鼓催花，雅歌投壶，畅饮大醉。王公畏酌，投花于地，相视绝倒。因题名刻石，以识一时盍簪云。晴原贾启代笔。

说的是五百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池州太守郭汝湜在休浣之日，设宴邀请湖广布政司右参议王子谟、直隶徽州府推官贾启，畅饮于齐山之事。由字及人，闻弦歌而知雅意，隔着漫漫光阴，我犹见饮中三人性情历历，胸腹豁然。王子谟耍赖皮，投花拒饮这一细节极生动，情境跃然石上，更引人发噱。思及杜牧在池州、欧阳修在滁州、苏轼在杭州，典郡牧民，减赋理荒，政通人和岁稔人欢之余，与宾客逍遥于山水之间，畅饮啸歌的典故。暗自啧啧叹道：良二千石当如是。

大雨将至，与诸友匆匆下山，沿途洞峡峰壑草草一观，遗憾颇多。也好，留为后日之游。

齐山齐山，池州人有齐人之福，登临者当见贤思齐。